

# 锦绣嫡女

第一部

上

醉疯魔

ZUI FENG MO  
WORKS / 著

活出锦绣人生

且看千金嫡女自强不息，

后再开古言大戏一

《浴火王妃》

醉疯魔继



# 锦绣嫡女

第一部

上

醉疯魔

ZUI FENG MO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锦绣嫡女 . 第 1 部 / 醉疯魔著 .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14.8

ISBN 978-7-229-07826-3

I . ①锦… II . ①醉…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6721 号

### 锦绣嫡女 ( 第 1 部 )

JINXIU DINÜ ( DI YI BU )

醉疯魔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嘉李梅

责任校对: 杨婧

装帧设计: 九一设计

封面插图: 竹铃叮当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http://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39.75 字数: 872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826-3

定价: 5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 
- 001/ 第一章 家破人亡幸重生
- 013/ 第二章 道是欺人人自欺
- 030/ 第三章 家中暗涌针锋对
- 047/ 第四章 御天九凤檀香散
- 069/ 第五章 前世苦愁今世解
- 086/ 第六章 书香满园风波起
- 103/ 第七章 白衣翩翩风华茂
- 120/ 第八章 花亭美人嫣红醉
- 140/ 第九章 试问何取一瓢饮
- 158/ 第十章 打蛇三寸断其根
- 180/ 第十一章 心怀鬼胎食恶果
- 196/ 第十二章 风平浪静暗涌生
- 215/ 第十三章 步步为营步步行（一）
- 233/ 第十四章 步步为营步步行（二）
- 252/ 第十五章 红梅血色险情生
- 269/ 第十六章 家族阴谋接涌至
- 288/ 第十七章 千机关扣许平安
-

沈云卿提着裙摆一路小跑，不管身后婆子仆妇的阻拦，冲进院内。

这是侯府的主母院子，是侯府夫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她曾经居住了半年的地方，那时这院子里的人看见她只会叫“夫人”，不会像现在横眉竖眼，死死地拦住她，在她身上拉扯掐捏。

从两个月前起，她不再是侯府的夫人，只是一个卑贱的姨娘，就算是府里体面的大丫鬟，都比她有身份多了。

“沈姨娘，你不要让我们难做，夫人吩咐过，没有她的允许，姨娘不许进她的院子！”一个婆子狠狠地抱住沈云卿的腰，手指暗暗地在她腰间狠掐。

一阵阵暗痛从腰间传来，沈云卿咬了咬牙根，对着里面大喊：“夫人，夫人，求您见见我，我有要紧事找您。”

“怎么了，这么冷的天，还有人不得安生？”在里面听够了戏的韦凝紫终于慢慢地走了出来，一身大红绣芙蓉妆花缎长裙，披着大红色的斗篷，手中抱着暖炉，仪态万方，贵气得很。

看着台阶上的女人，沈云卿脑海里记起两个月前父亲因染料问题进了牢狱，她四处求情无法，只有去求韦凝紫，她的胞兄步步高升，现在已经是新皇的近臣。

那时候还是侯府侧室的表姐笑着对她说，她一个姨娘帮主母父母不太合适，若是主母帮助姨娘，那便顺理成章了。

一句话，沈云卿犹豫了几天，终于敌不过那每日传来父亲受苦的消息，自愿由妻贬为妾，而原来的侧室韦凝紫，升为侯府夫人。

为此，侯爷耿佑臣还不高兴，终究被她对父母孝意决心给磨软了，又说他身份敏感，本来不欲插手这件事，在沈云卿苦苦哀求下，拿了打点的银子也去朝中疏通。

两个月下来，她在侯府被人欺辱，打骂，随意一个丫鬟都可以踩她到泥里，最后得到的消息却是连母亲都入狱了，顾不得脸上被打肿，她往前挣扎，婆子们放开手，她扑通跪在地上猛地磕头，一个个脆亮的磕头声在院子里十分清晰，一边磕头一边喊道：“夫人，求求你，救救奴婢爹娘吧，他们也是你的姨妈姨夫啊！是你娘的姐姐姐夫啊！”

韦凝紫静静欣赏着她求情的姿态，看着苍白依然美丽的容颜，因为用力磕着地面变得青紫破皮，心里一阵舒爽，叹了口气，假装为难道：“沈姨娘，不是我不肯出手救你父母，只是他们早在三天前就被斩首了，沈府也被抄了个干净，死了的人，就算我是侯府夫人，那也是没办法帮你找得回来的。”

三天前就被斩首了，沈府被抄了。

沈云卿一下软了下来，刚才磕头的那股狠力一下不见了，瘫坐在冰冷的地面。



爹娘死了，沈府被抄了，以后她没有亲人，再没有娘家了，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上，像个孤魂野鬼一样。

可是……她一下抬起头来，看着韦凝紫，泪染了的双眸里透着幽光：“那为什么三天前，我来求你的时候，你让我回去等着！”

那目光清透，冷冽，仿若一下能将人心看透。

“因为我就是要让你这个自小父母双全的千金大小姐，尝一尝父母双绝的滋味。”韦凝紫再也不用伪装，看着沈云卿的目光恨不得将她生嚼。

沈云卿神色一窒，抬头望着韦凝紫，那张记忆里总是温柔和她说话的面容仿若一下变得陌生了起来，沉吟半晌后，开口道：“是你陷害的爹娘？”

韦凝紫冷笑一声，微微地伏下身子，轻轻地在沈云卿的头顶上方，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道：

“不然呢，染坊里怎么可能有人随便能进得去，将明令只有天子服可用的‘乾坤黄’加在里面呢。”

“再说了，你们家巨富之名是名扬天下，陛下，早就想抄了你们家了，我不过是动了点手脚，让事情提早发生罢了。”

“你就不怕侯爷知道这些吗？”沈云卿尽力稳住自己的声音，双眸染上了死灰一样的色彩，紧紧地盯着面前打扮华丽的女人。

她知道，韦凝紫在乎侯爷，宁愿做妾，也要嫁给侯爷。

闻言，韦凝紫捂着嘴笑了起来，眼角都是笑意，看着沈云卿的眼神藏着深深的怜悯：

“你也不想想，若是侯爷真是那么在乎你，怎么会让你从正室变成小妾，一个商贾之女，一个被退婚了的商贾之女，一个被退婚了已经失贞了的商贾之女，侯爷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人，我的好表妹，你就真的没有好好想过侯爷当年为什么要娶你吗？”

“你的那些打点银两有多少，你的整个嫁妆有多少，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换回来的银两就算是砸都可以将天牢的门砸开了。有了这笔银两，侯爷以后的官路肯定更加亨通，指不定有天还可以晋升为国公呢，这一切可都有妹妹的功劳呢！”

“你知道这几日侯爷为什么不在府中吗？因为他带兵去抄沈府了，作为沈府的女婿，他清楚知道每一处藏金的地方，一个都不会错漏的。”

“只可惜啊，陛下抄了你的家，不然的话，等到姨父姨母死了，那富甲一方的家业是落在侯爷手中的……”

每一句话，就如同一把刀子捅在她的心口，拔出来，又捅进去，再拔出来，将心脏搅得血肉模糊，喉咙如堵塞了一般，沈云卿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脸色由白到黑，由黑到青，终究又成了一片死白。

终究是她太天真，以为遇见了良人，到头不过是引狼入室罢了。

难怪，自从侯爷答应她打通关节后，每隔两三天就要从她这里拿钱去，满心思都在能将

爹娘救出来的她，未曾想过，那么多的金银都不能打通的路，一开始便是死路。

心内暗暗冷笑，沈云卿全身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那种黄昏落寞的色彩仿若在她身上镀了一个圈，让瘦弱到可怜的身躯抖动了起来。

好一个情深如海的姐妹，贴身耳语，亲密交谈，不过是一场戏。

好一个非卿不娶的相公，温柔体贴，跪门求亲，不过是为了利。

一个两个都是披着人皮的恶鬼，将沈家啃得干干净净。

好一个识人不清的沈云卿，是你，是你将沈府推到如今的境地，你愧为沈家女，不配做沈家女！

眉宇带上了深深的戾气，沈云卿缓缓地开口问道：“为什么恨我？”

“你不是发誓绝不为我么，现在跪在这里，还不是自甘为妾，叫我一声主母！”韦凝紫低头像看着一只蝼蚁一般，眼底光芒闪烁，“只可惜，侯爷让我在他回来之前将你处理了，否则的话，我还想再多看看你跪在我面前，像狗一样祈求我的样子！”

宁为寒门妻，不做高门妾。

沈云卿垂下眼，睫毛控制不住地轻颤，仅仅因为这么一句话，让一个人能如此疯狂，将自己的亲姨父姨母陷害入牢。府门被抄，全家皆斩，从此以后，沈府一门等于绝户，再无后人，再无后人！

仅仅一瞬间，她面沉如水，只余一汪死寂，一双水眸深邃如同暗夜，墨一样的漆黑。

“想必你们也不会放过我吧？”沈云卿苦笑道，一声长叹，面沉如水，只剩一片死寂，“罢了！只是，表姐，我有一件事想求你，能不能为我父母买两口棺材下葬，云卿必有重谢。”

韦凝紫疑惑地看着沈云卿，她的嫁妆都没了，还有东西可以重谢的？

“表姐还记得我娘有一套翡翠首饰么，那是我外婆家传至宝，我没放在嫁妆中，藏到了一个地方。”沈云卿轻轻地说着，眼中带着期待。

那套首饰，韦凝紫是记得，她只看沈云卿在一次宴会上戴过，当得上称为价值倾国，那样好的水色就是皇家也难得见到，不禁动了心。

“表姐，你只要答应将我父母埋了，这首饰的藏身地方我就告诉你。”

一口棺材而已，让个下人去买了收尸就好了。

韦凝紫笑了起来：“即便是表妹不说，姨母姨父的后事我也会办了的，何苦说这样的客气话，那套首饰是传家宝，若是消失了也太可惜了，表妹将地方告诉我，我好好收藏起来，一定珍惜。”一番话，说得倒是漂亮，可惜藏不住底下那肮脏的心思。

沈云卿左右顾盼了一下，压低了声音道：“表姐，你靠拢点，别让其他人听了去。”

院子里还有些丫鬟和下人，韦凝紫也不愿意她们听到，小心地凑过去一点。

低下头，凑拢了过去，沈云卿轻声道：“表姐，你可记住了，那地方就是……”

“到底在哪？”韦凝紫根本没听清楚后面的话，皱眉问道。

“你靠近点，太大声会给其他人听到，我不想这传家宝落到其他人手中，到底表姐你还



是外公的外孙，也不算外落。”

一句话，说得相当有理，韦凝紫也觉得是这样，自己到底是沾了血亲的，再加上一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于是她又靠近了一点。

“这个地点就是……”

声音还是很小，韦凝紫不自觉地往沈云卿的地方靠了过去，纤细的脖子暴露在了一双深含愤怒目光的眼睛之中。

只听院子里发出一声惨叫，韦凝紫猛地往后一栽，瞳仁豁然放大，手指捂住脖子，那里插了一根黑色簪子，鲜血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涌出。

满院的婆子被这突然的一幕吓得一跳，没有人能想到，这个素日里温婉秀丽的夫人能做出这样激烈的行为。

院中沈云卿长发披散在背后，头上的簪子已然不见，看着韦凝紫的眼内都是癫狂，仰头狂笑，笑声中透着无尽的凄凉和酸楚。

“给我打，打死这个贱人！”随着血液的流失，脸色变得苍白，韦凝紫用最后一口力气大声喝道。

乱棍如雨，噼里啪啦地对着沈云卿打了下来，如同对着一头死猪在拍，背上皮开肉绽，烂成肉浆，鲜血不停地流在地上，汇成一条条的红色小河。

嘴角有血丝流下，她愤恨地转头，望着主院的方向，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男人，只可惜她没有机会手刃此人，为父母报仇！

若有来世，她绝不会让一切再次重演！

云卿只觉得四周一团黑暗，迷迷茫茫中身子轻飘飘地飞了起来。

当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入目的是一片藕荷色的轻纱帐，正随着窗口吹来的风轻轻地摆动，宛若一泓碧水在摆动。

这是哪里？是谁将她从侯府救了出来吗？她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动了动肩膀，背部没有如预料中传来痛楚，身子格外地轻盈。

这不可能，她昏迷了多长时间，连背上那样重的伤都好了，慢慢地坐了起来，云卿一手撑着床上，入手一片滑凉细腻，低头一看，床上铺着淡红色的床单，是江南特有的轻丝做成，滑腻如水，隐约觉得有几分眼熟。

再一抬头，看到的就是挂在梨木雕花床上一个菱形牡丹绣的缎面香包，空气中弥漫的淡淡栀子花香便是从这个香包里传出来的。

心内一惊，这个香包她记得，是她十二岁时，嫌屋子里的熏香没有花香来得自然清透，流翠就想了个法子，将栀子花瓣烘干了装在香包里，她很是喜欢，吩咐流翠将香包挂在自己的床头。

环顾一周，她终于想起来了，为何刚才会那样眼熟，这明明就是扬州沈府她的闺房归燕阁。她一时激动得站了起来，入眼是一双白皙修长的手指，纤纤十指如葱，仿若玉雕成，没



有一点红肿开裂的痕迹，是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才能保养出的手，眼眸紧缩，云卿顾不得穿上鞋子，下地往梳妆台奔去。

明亮的水银镜里，映出一张少女的脸，半散的墨发披在背后，肌肤如雪，沁出一层淡淡的樱粉，粉腮红润，秀眸惺忪，透出一股娇憨，身形纤弱，胸前微微凸起，正是在发育的时候。

她呆怔地望着镜中娇嫩如花骨朵的少女，手指慢慢地抚上脸颊，这是她的脸，她十三岁时候的脸。

一个穿着浅绿色比甲的丫鬟掀开了湘竹帘走了进来，望见云卿后面色一喜：“小姐，你可醒过来了。”说罢，打了帘子对外面吩咐了一句，又走了进来。

云卿抬眼望去，面上的神色一怔，入眼是圆眼小嘴，一脸惊喜的流翠。

流翠是她的陪嫁丫鬟之一，当初她为救父母，自贬为妾时，身边的人被韦凝紫弄得死的死，卖的卖，走的走，最后只剩下流翠死活都要留在云卿身边陪着她，只怕她被打死后，流翠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看着云卿泪眼朦胧地望着自己，流翠皱了皱眉头，眼光扫到她的赤脚：“小姐，你赶紧将鞋子穿上，免得又受了寒。”

顺着她的意思走到床头坐下，云卿紧盯着流翠的脸，她半蹲在床前，熟练地帮自己穿好鞋子，做事时微抿着嘴角的习惯和记忆里没有半分的偏差。

“小姐，你盯着奴婢看，难道奴婢的脸上有东西？”流翠站起来，疑惑地看着云卿，用手背在脸上擦了几下。

轻轻摇了摇头，云卿笑道：“没有，就是觉得你今天很特别。”

“哪里，奴婢每天都是这样子的。”流翠奇怪地打量了一下云卿，小姐今天看起来和昨天也没什么不同，只是感觉就是和以前不大一样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的院子传来，打起的帘子后露出一张柔美白皙的脸，那妇人匆匆走到床头坐下，拉着云卿的手问道：“云卿，告诉娘，头还疼吗？”

眼前的妇人眼底透出几分焦急，殷切地望着她，正是她的母亲谢氏，现今三十一岁，保养得当的肌肤看起来不过二十七八，透着一股江南女子特有的灵秀和俊俏。

她的样貌有四分像母亲，特别是皮肤，细嫩滑腻。

岁月匆匆，前世如梦，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娘在自己的眼前，泪水一下就涌上了云卿的眼眶。

“云卿，别哭啊，是不是哪里还疼？”谢氏一看她哭了起来，连忙伸手抚上她的额头，确定手中的温度没有异常，才放下心来。

闻着母亲身上熟悉的味道，手心传来绵软的温度，云卿再也忍不住，一下扑到了谢氏的怀中，搂着她的脖子，埋头哭了出来。

她真的重生了，上一世的事情烟消云散，她不再是那个侯府妾室沈姨娘，而是沈府的嫡长女沈云卿。

被女儿这么一扑，谢氏也有些发愣，十三岁的女儿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她亲密了，抱



着怀中微微颤抖，隐隐抽泣的小身子，谢氏心尖都软了，一手在她背上拍着，轻轻道：“云卿，这几日可将娘吓坏了，别担心，齐家的亲事，哪里是他们说退就能退的。”

谢氏这么一说，云卿愣了一愣，吸了吸鼻头，这才想起，大约是在十三岁的时候，正是齐家上门退亲的那年。

齐家退亲。云卿的眼眸一瞬间冷了下去，眼底藏着无尽的阴霾。

这件事是云卿整个生命的转折点，齐家屡次上门要求退亲，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父亲和母亲自然不肯，退亲对女子的名誉损坏十分之大，威胁恐吓不得后，齐家开始改变方法，想尽办法损坏她的名誉，将沈家云卿变成人人唾弃的失贞女子，再名正言顺地退婚，自这一年后，云卿的性格也起了变化，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变得自卑内向，再也不愿意跟着母亲出门，害怕面对外面那些人的嗤笑、侮辱、嘲笑、怒骂和各种各样的眼神。

也正是因为如此，疼爱她的父亲，怕她在府中闷坏，将府中一处花园改造，花费巨银从海外引来新奇的东西供她解闷。在四皇子巡视江南的时候，便安排入住了沈府，得知沈家供奉的祠堂乃银砖砌成，当看到了园子中的十八游龙吐水池时，四皇子笑着说他在皇宫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父亲还十分骄傲地介绍是为她解闷而造，如今想来，早在这个时候四皇子就起了心思，皇家都没有的东西，你一个商户竟然能拥有。直至后来“南平事变”之后，太子被废，四皇子登基做了新皇，顺水推舟地抄了沈家。

回想后来的一切，沈家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退婚这件事开始引发的。

她这次得病，正是因为听到齐家退婚的消息，一时受不了去园子里散心，夜黑地滑，掉进了池塘里，受了寒气。

云卿抬起头来，望着脸色有些苍白的谢氏，也是因为齐家的退婚，导致娘亲气得留下了病根，后来身子一直都不大好，一直都是靠药养着。

这一生能再活一次，她绝不会再让沈府和自己重蹈覆辙，不管是谁，只要来破坏她沈云卿的幸福，即便是逆天而行，她也毫不畏惧。

她微笑着，拉着谢氏的手，开口道：“娘，齐家退婚不退婚女儿不在乎，只要可以和爹娘在一起，哪怕一辈子不嫁都没关系。”

“胡说，真是小孩子家家的，说这样的话，哪有女儿一辈子不嫁出去的，那不是变老姑娘了。”谢氏嘴上嗔骂，心里其实挺高兴的，她就这么一个女儿，多少都舍不得的。

只是那齐家太不知好歹，自己家的闺女样貌才情样样都是顶尖的，他家老太爷不过一个寒门白身，上京赶考时遇上了沈家老太爷出手相助，两位老人家相谈甚欢，视为知己，结下了孙辈的婚事，后来老太爷考上了举人，做了官，下面的子辈就存了其他心思，看不上沈家这样的商户了。

虽说自太祖乾坤双帝统一天下后，对于商人的定位已经不是那么低下，可是根深蒂固的“士农工商”思想还是存在人们的心中。

云卿笑了笑，望着谢氏没有再说，有了上辈子的事，她对婚姻之事已经没有什么想法，最重要的就是爹娘和沈府能够一直好好的。

竹帘掀起，外头一个丫鬟走进来，是谢氏院子里的大丫鬟翡翠，进来后对着谢氏和云卿行了礼，这才站起来，瞧了谢氏一眼，开口道：“夫人，院子里两个丫头闹了起来。”

两个丫头闹起来也用得着请她回去？

谢氏先是一愣，转头看了一眼坐在床头的云卿，眼眸中闪过一道暗光，拿着帕子擦了擦眼角：“云卿，你好好歇息，娘明日再来看你。”站起来后，望着流翠道：“好生看着小姐，再这么偷懒跑神，小姐出半点意外，将你们一并发卖了！”

流翠赶忙应了，谢氏这才转过身往外匆匆走去，隐约可以听见外头传来“欺人太甚……过分”等词语。

云卿垂下眼，长长的睫毛掩下眼里的利光，心内冷笑，两个小丫头闹起来犯得着这么急巴巴地请谢氏这位当家主母去处理么，不过是当着她的面不好说，齐家又派人来要挟退婚了。

流翠站在一旁，见云卿的脸色有点怪，禁不住轻声喊了句：“小姐？”

云卿这才抬起头来，眉眼平和，微笑道：“流翠，你去厨房里给我拿两碟子点心过来，要张大娘做的点心。”

“好的，奴婢方才还想问小姐要不要吃点东西呢。”流翠性格活泼，说话干脆脆，做事也快，转身就往厨房走去。

那边谢氏的院子里，翡翠带着一个妇人走了进来，中等姿色，微福身材，大红色的滚边长裙将身子包得紧紧的，手里拿着一把圆形的美人绢扇，一步一摇地走了进来。

“这春日里的人儿就是格外的水，沈夫人皮肤都嫩得似桃花。”妇人一走进来，就热络地对着谢氏开口，她是齐家的远房亲戚，是一个小吏的夫人，今天来就是为齐家做说客的。

谢氏淡淡地应了，吩咐身边的琥珀捧了香茗过来，才开口道：“马夫人来也不早点投帖子，若不是刚巧府中有事我没出去，今日夫人不白辛苦一趟了。”

这话说的，马夫人脸上一白，这是暗讽她没规矩呢，心内不满地哼了一声，想起今日来的目的，又看了谢氏一眼，堆着笑道：“这可是赶着巧了，夫人今日也在，那就说明是老天有意让这事成呗。”

“噢，看来马夫人是有事要和我谈，究竟有什么好事，老天都要成全！”谢氏垂着眼，拨了一下茶盖，语气不冷不热，看都懒得看马夫人一眼。

眼见气氛是热络不起来，马夫人本想将气氛弄得热乎一点，再将齐家的事提出来，现在也懒得绕弯子了。

横竖之前就有人来说过了，她今天就是来做这丑脸的，巴望着齐家到时候能对自家照顾点，她轻轻地抿了口茶，才悠悠地说道：“齐家的事上回已经有人 and 沈夫人提过了吧，这回呢，是我大嫂子表示诚意，特意让我来的，以前两家老太爷的情谊呢，她也记得，只是那时候老人家在一起说个玩笑话罢了，我们这些做儿孙的多少也得注意点，如今眼看着孩子大了，

都要嫁娶，不能为了几句玩笑话耽搁彼此。”

就知道这些个不要脸的，上门没什么好事。

谢氏对着马夫人眉头一竖，冷冷笑道：“马夫人真是好口舌，当初两府的老太爷那是交换了信物和证书，白底黑字写明了婚约，上面还有官家的印章，到了你嘴里，那就是两位老太爷的玩笑话了，敢情在马夫人的眼里，这官府的印章也就是个玩笑？！”

本以为沈家是个商贾，怎么也不会和官家顶，没想到会有这么一番说法，马夫人脸上的笑就有点挂不住了，这订婚之事她当然知道，不过是为了退婚说得好看点罢了。

不过她今日既然来做这个说客，也猜想会有这么一番情景，圆脸一笑，把进来时拎着的方盒拿起放在桌上。

谢氏眉间略微皱起，看了一眼那方盒，问道：“这是什么？”

“我嫂子说了，当年齐老太爷确实是承沈老太爷的恩，不好意思拒绝沈家的提议，这事大嫂子他们一直都惦记着，如今也是还恩的时候，希望两家亲虽退了，情谊还在。”

打开盒子，露出里面两排整整齐齐的金条，将盒子往谢氏那边推了推，马夫人一笑：

“齐老太爷当年不是欠了沈家二十两银子么，大嫂子说这么多年了，加上利息，他们也应该还给你们的。”

二十两银子变成一百两金子，只怕做生意都没这么赚的，这些个商贾之人，哪能不接受呢。马夫人带着鄙夷，暗地里想着，谁知道屋中砰的一响，将她吓了一跳。

谢氏将手中的茶杯砸在桌面，脸上带着沉怒，恨不得将手中的杯子摔到马夫人那张碍眼的胖脸上去，可是退婚毕竟是对自家女儿的声名不好，不是撕破脸面的时候，只得强忍着口气道：“还是望马夫人不要开这样的玩笑，老太爷当初出手帮助也不是为了今日这点金子。”

眼见这谢氏显然是不打算拿着金子乖乖地退婚，马夫人也不客气了，摇着绢扇，瞟着谢氏的脸。

“当然了，老太爷当初确实不是为了今日这点金子，他图的齐家老太爷是上京赶考的考生，这二十两银子对于沈家老太爷说，就是杯水车薪，不值一提，可是这齐老太爷中了进士，当了官，又是个实诚人，必定对沈家老太爷感激不尽啊，这时恩人要求订亲，即便是不愿意，那也得答应是不。”

一番话，将谢氏气得手指尖都颤抖了起来，好个齐家，齐老太爷一死，他们就撕破脸皮要退婚了，脸色一阵发青，谢氏抖着唇斥道：“一张婚约一百两金子，齐家莫非是当我沈家穷得要卖女了么！”

“啧啧，沈夫人，瞧你这话说的，谁不知道沈家是江南有名的富商，一百两金子你们当然是不放在眼里的。以前人家跟我说商人最会算计，我还不觉得，现在看来，到底是对的，二十两银子换个官家的姻亲，那可真正是个好买卖，不愧是能做到这样大生意的沈家啊。”

马夫人瞟着谢氏的脸色，眼底的笑意是越发的浓，不顾谢氏气得脸色开始发白，摇着扇子继续道：“不过啦，这人不能太贪心，沈家也是一方名商了，得懂点道理，不能一味地只

看着利。”

“有句话叫做施恩不图报，拿着以前那点恩惠，要挟人家非娶个低贱的媳妇那是不对的，门当户对这东西，那可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不能贪着不属于自个儿的东西，早些放手，还能得个好，人还记得这点情分，到时候别弄得自家脸上不好看，还损了闺女的名声，弄得个自甘下贱，人人指责！”

眼见屋里的话是越说越难听，谢氏胸中气闷，额头一阵阵发疼，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小丫头将门口的竹帘挑起，云卿笑着走了进来：“我说是哪里来的贵客啊，原来是马夫人呢！”

马夫人闻言一愣，沈云卿什么时候来的，刚才的对话她听去了多少，正疑惑着要如何开口。

云卿身后的流翠提着食盒跟了进来，开始谢氏让出去守着的翡翠也赶紧进来，给谢氏倒了杯茶水顺气。

云卿走上前去，十指纤纤，在桌上放金条的方盒上一过，一双凤眸如月灿烂，笑道：“百两黄金的确是不少了，一般人只怕是金子都没见过呢。”

本来心里还有着点忐忑的马夫人，顿时松了口气，半掩着绢扇，暗道，瞧着这沈府大小姐长得跟仙女似的，到底还是个商贾之女，沾着满身的铜臭味，看到钱物就丢了魂，面上笑道：“是啊，就算是我啊，也少看到这么多金子呢。”

“是吗？”云卿浓密卷长的睫毛轻轻动了动，唇角漾开一丝讽刺的笑容，抬起头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温婉和气：

“原来马夫人是这个意思啊，在齐大人的眼底，一纸订婚书不过值个百两黄金，是一份可以随意买卖的契书而已，今几个云卿算是长了见识了，想必以后这天下的婚约只要出得起价钱，那就可以随意取消。什么媒妁之言，金口之约，那都没有意义，简单地以金银论之好了。相信到了九月的政绩考评里，提刑按察司一定会给齐大人记上一份大功的。”

这话绵里带针，听得马夫人心肝儿一颤一颤的，大雍自开国以来，双帝制定了一条官员考核之法，每年三月、九月提刑按察司都会将省、府、州、县各级官员政绩和名望做一个统计考察，呈上御台，这上面记录的一切关系官员升迁。

大雍的官员不仅仅需要能力出众，还需要品德好，若品德不好，也难以得到重用。

“沈小姐真是开什么玩笑呢，提刑按察司哪有空管这些家事呢！”马夫人脸上笑容一僵，勉强地吐出一句话来。

“提刑按察司有空没空我当然不知道，不过他们从不开玩笑就是。我娘下午还有事情要处理，就不陪马夫人在这里嗑牙了。”云卿明媚地一笑，转身坐在了紫缎榻上，端起茶杯来。

“翡翠，送客。”

手指紧紧地攥住扇柄，马夫人看着云卿幽黑深邃的凤眸，里面闪现的光芒点点如碎金，透着几分慑人的犀利，莫名地就有点心惊，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使劲地摇了几下扇子，转头望着谢氏：“沈夫人，今日这事……”

“我也乏了，不招待你了，翡翠，送马夫人出去吧。”谢氏早就想送客了，此时更是一

会儿都不想看到马夫人这张脸，硬生生地对着翡翠摆手。

“那好，等下次再说。”马夫人欢快地应了，瞟了一眼桌面，就要走出门，谢氏开口叫住她：“慢着，这个还请马夫人你拿回去，我沈家虽不是什么高门深府，但是廉义寡耻还是知道的，沈家不曾做错什么，齐家也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说罢，将方盒一推，翡翠立即拿了往马夫人手中一放。

“哼！”眼见这游说之事失败，马夫人的胖脸也拉了下来，两颊的肉一抖，捧着方盒冷笑，“真是给脸不要脸，现在还给你们几分面子，到时候闹出什么来，莫说不顾老一辈的情意！”

待马夫人的身影消失在竹帘后，谢氏才松了口气一般，琥珀连忙拿了个靠垫放在她身后，这才舒服了一点，转头看着云卿坐在一旁，皱眉道：“你怎么不好好待在屋中休息，跑到这来干什么！”

这退婚的事她知道便好了，让女儿也听到了，做娘的心里实在是不好受。

“娘，云卿已经好了，总闷在屋子里也不是回事，刚才吃了碟点心，觉得味道不错，特意拿来给娘试试的。”流翠走上前来，将提着的填漆描金食盒放在桌子上，打开盒子，将里面的几碟点心一一摆在桌面上。

谢氏望了一眼，实在是提不起兴致，叹了口气道：“方才你蹦出来做什么，娘不是说过这亲事无论如何也不会让齐家退了的么，你这么一说，指不定那个马夫人到齐家怎么添油加醋地说上一通，到时候你进了齐家的门，他们还不得怀恨在心。”

“娘，你莫说女儿了，刚才她怎么损贱咱们沈家的，就算女儿今日不出来，嫁过去难道就有好果子吃吗！”云卿绕过去，坐到谢氏的旁边，握着她的手道，“他们是下了决心要退咱们的亲。”

谢氏何尝不知道齐家的心思，若不是为了自家女儿，她何必忍气吞声的，这女儿家被退婚了，就算是两家自愿退婚的，在别人眼里，肯定是女方做了什么丑事，否则，怎么会同意退婚。

她叹了口气，悠悠道：“偏偏你爹又出门做生意去了，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不然可以让你爹去和齐大人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爹回来了也一样，齐家是巴上另外的高门，无论如何也要退了这个婚的。云卿在心内道，伸手拿了一个绿豆糕给谢氏：“娘，你吃一个试试，这个可是厨房赵大娘新做出来的，加了桂花蜜在里头，吃起来特别的香呢。”

瞧见女儿眼里的期盼，又想起刚才马夫人说的那些话，女儿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谢氏接了过来，咬了一口，入口即化，甜香软糯，味道的确不错，云卿见她吃了，又端了茶给她。

“齐家仗着自己是官宦人家，以势欺人。”谢氏接过茶，眉尖微蹙，思索对策，看着桌上的绿豆糕，忽然间神情舒展开来，“对了，娘差点忘了，你姑姥姥家在扬州也是名门望族。明儿个娘带你去，让她给你主持公道，看齐家还如何说。”

若不是女儿拿了这个绿豆糕过来，她还想起来，这赵大娘就是她嫁过来后，姑母知道

她爱吃点心，特意送过来的。

谢氏口中的姑母，是谢氏父亲的嫡亲妹妹，嫁给了原扬州长乐伯柳老太爷，这长乐伯的爵位原本是柳老太爷兄长的，因兄长早逝，膝下无子，乞嗣后陛下将长乐伯位给了柳老太爷，但是五年前柳老太爷死后，此爵位就被收回，没有再世袭下去。

现在柳老太爷的大儿子在府衙任同知，二儿子乃下属州县的知县，在扬州一方影响力还是颇大的。

云卿低头，目光落下，像是在看着锦榻上的花纹，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

娘不知道，齐家为了以后的前途，要赶紧甩了沈家的亲事，好抱上柳家的腿，若不是前世的她后来得知了齐家娶的是柳家的长孙女，她也没想到，在后面捅刀子的人，还有自己的亲姑姥姥一家子人。

一大早，云卿就起床梳洗，穿着一件月华色的撒花长裙，梳了个双垂发髻，翠色蝴蝶振翅簪子插在两边，到了谢氏的院子，一起出了垂花门，坐上马车往柳府去了。

到了柳府，谢氏和云卿一下马车，门上就有候着的奴仆在前头带路，过了垂花门，到了铺陈绮席花厅。

云卿一进门，就看见柳老夫人一身枣红色的妆花暗福字纹褙子，配着宝蓝色马面裙，脖子上挂着一串碧玉珠子，坐在鸭蛋青色的软榻上，一见谢氏和云卿，笑着站起身，喊道：“文娘啊，好些日子没见你了，可叫姑母想念啊。”

一听这话，谢氏眼眶就湿润了，父母双亡后，在扬州也就剩下姑母这一个亲人了，当即往前几步，迎上去扶着柳老夫人坐下，行礼道：“劳姑母顾念，文娘早就想过来看看姑母，今几个得空赶紧来了。”

“表妹你可不知道啊，听说你要过来，老太太念叨了许久，今几个一早就在这等着了，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呢。”坐在一旁的大太太连忙往上一大步，瞧着站在谢氏身后的云卿，来回地打量了几眼，才开口道：“这是云卿吧，一眨眼，都这么大了。”

柳老夫人的目光也落在了云卿身上，看着她抬起头，静静地站在原地，脸上挂着略微羞涩的笑容，转头对着谢氏嗔怪道：“你看你，你忙你的，也不知道让云卿多来我这玩玩，如今看到我，她都觉得有些眼生了。”

“哪里，是看到姑母太高兴了。”谢氏看云卿的表情有一丝异样，以为她还在想着退婚的事，连忙喊道：“云卿，来，给姑姥姥请安。”

云卿这才抬起眼来，笑意盈盈地行礼道：“云卿给姑姥姥请安。”

柳老夫人看她行礼的姿势标准得体，脸上的笑容大方自然，嘴角的笑不禁柔和了些许，点头道：“来，来，给姑姥姥看看，生得真俊。”

云卿低着头，一副羞涩害羞的模样，只有她自己知道，是怕一不小心眼里的恨意流露出来，让人察觉了。

上一世，爹入狱了之后，她给已经恢复了永乐伯位的姑姥姥一家写信求助，一连写了七



封，满怀希望得到的回应是：柳府和沈府彻底断绝关系，再不往来。

这一切的原因她知道，她被齐家损坏了名声之后，柳家大太太曾经上门跟母亲说，看在亲戚的分上，愿意纳她做大表哥的贵妾。

也是那一次，云卿说下那句惹来韦凝紫嫉恨的话语——宁为寒门妻，不为高门妾，当时就被大太太骂了商贾贱女，不知好歹，接二连三地打压沈家的生意。

直到后来遇上了永毅侯求娶云卿，柳家才收了手。

眼前的人个个都笑得一脸慈祥和蔼，殊不知底下藏着什么样的黑心肠。

一番寒暄后，谢氏便开口道：“云卿，你不是一直说想见见几位表妹的么？”

知道这是娘要和姑姥姥说齐家的事，把自己打发走，云卿起身应了，随着柳老夫人身边的大丫鬟银杏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大太太和柳老夫人，谢氏这才开口道：“姑母，你可得帮帮文娘啊。”

云卿出了花厅，银杏带着她往后院去，到了一处花园，云卿驻足道：“辛苦银杏姐姐了，此处茶花开得不错，我想在这里看一看。”

园子里的确种了不少茶花，开得正是百媚千娇，银杏见此处是后院，也不担心，笑着道：“那表小姐就在此处看看，奴婢还有点事情，等会儿再到处找表小姐。”

此时正值春季，南方茶花春秋两季最为艳丽，叶浓绿而有光泽，花形艳丽缤纷，是许多富贵人家都喜欢种植的品种，云卿边走边看，看那花色绽放层层叠叠，似百褶裙边妖娆，宛若女子最美的年华。

上一世她才二十一岁，正似春来茶花刚刚绽放，已经夭折，这一世再重生到十三岁，心里感受截然不同，哪里有心思和那些表姐表妹寒暄客套。

就在这时，前头似乎听到一阵脚步声，她也不知怎么，只觉得不好让来人看见她，不由自主地拐到一处足人高的假山后头站住，透过一处鸡蛋大的石洞往前方看去。

当云卿透过石洞看到前方一个隐隐约约的人影，不由得暗暗吃惊，这个人怎么可能进柳家后院？

她看到的正是齐家长子，云卿现在的未婚夫齐守信，对于这个人，她印象不深，只记得前世他娶了柳家长孙女柳易青，其他的也没有心思再去关注。此时他一个男子，没有人带领，就这么大喇喇地闯进后院，是要做什么。

云卿不禁警觉了起来，接着，又一个身影闯入了她的视线，如果说开始云卿还不知道，在看到大表姐柳易青的时候，她也就明白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敢闯进来？”柳易青手中捏着帕子，不安地看着周围，生怕有人会接近这里。

齐守信轻轻笑了一声，一把抓住柳易青的小手：“你怕什么，若不是你母亲允许，我怎么可能进得了后院。”

听到大太太允许的，柳易青松了口气，半挑着水眸看着齐守信，娇嗔道：“人家到底

还是未出阁的姑娘家，和你这么见面，给人看到总归是不好的。”

“什么姑娘家，你都是我的人了，难道还念想着别的男人吗？”齐守信抓住柳易青的手放在嘴边一亲，手臂一捞，将柳易青搂在怀里，手掌开始不规矩地游动，“心肝宝贝，你可不知道，这些日子我可想死你了……”

靠着男人发烫的胸膛，柳易青全身发软，半真半假地推着：“沈家的亲你什么时候退啊，我等得，肚子里的孩子可等不得……”

假山后，云卿只觉得满脑子都是嗡嗡的响声，只听到柳易青最后的那一句：“肚子里的孩子可等不得……”

原来，上一世齐家不择手段毁了她的名声，也要立即退婚的原因不单单是巴结上了柳家，还因为柳易青早就和齐守信有了苟且之事，珠胎暗结，而无辜的她变成了牺牲品，用来保全他们两家的面子。

手指紧紧地握成拳，连指甲掐在了肉里也没有察觉，云卿全身一阵冷，一阵热，恨不得现在就冲出去，将这对狗男女的事情揭发出来，将这对毁了她一辈子幸福的狗男女活活掐死。

## CHAPTER 2 第二章 道是欺人人自欺

在谢氏去过柳府后的第二天，齐家又派了人过来，说上次马夫人过来是误会了齐夫人的意思，传错了话，她表示歉意，并且派了马车过来，接云卿和齐夫人一起去庙里，以表示自己道歉的诚意。

诚意？云卿冷笑，上辈子自己也以为齐夫人是真的带自己去寺庙拜佛上香的，可惜，真相是被柳家施压，要尽快解决自己。

那表面慈善的姑姥姥可没有因为母亲去求她有半点的怜悯……

不过这些都是预料中的事情，去柳家的目的是为了先在母亲的心中留下引线，谢氏都上门求过了，柳家再说不知道齐家是她的未婚夫也说不过去，再怎么狡辩，娘也会有别的想法，不能再让娘对柳家如同上一世一样毫无保留地信任。

流翠手中拿着一件湖绿织金牡丹比甲给云卿穿上，略有些不平道：“也不知道齐家人是怎么回事，派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来传话。”

配合地将手撑起，云卿垂眸看着衣襟，轻声道：“既然人家都上门道歉了，我们也不能太小气，走吧。”此一时彼一时，这一世，是她在暗处。这婚，她一定会退，这仇，她也一定会报，她必定会让齐家和柳家好好地扬州出一出名。

早有齐家的马车候在二门处，因为是去寺庙这种清静之地，除了流翠，两个小丫鬟外，并没有再多带人，上了马车，云卿端坐在其中，小半个时辰，便到了齐府门前。